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

第十回 牛頭山將星降塵世 驪珠洞杰士得天書

將相本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。學通文武藝，千古姓名香。

話說做書的說的這個人真是人間少有，天下無雙！究竟是個什麼人呢？看官們卻有所不知，待做書的先將這個人的來歷試說一番。

原來此人在浙江杭州西湖相近的地方，有一座山名叫牛頭山。方圓數百餘里，山下村民也不下千百餘家。其中單表一家姓張的，其家數代積善。傳至第七代，有一人名叫張有材。其人自幼清苦，賴自己認真學業，得以苦苦過度。平生最喜為善。娶妻沈氏，乃嘉定沈狀元家之女。生有一子，名喚文龍。初生時，其母夢立中庭，見天上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其亮如燈，漸漸降下，不覺吞入腹中。是夜即覺腹痛非常，因思懷孕已有十月，如此腹痛，想來是要分娩了，立即去喚穩婆。那穩婆一到，即刻產下一男，竟是頭角崢嶸，目光閃爍。其父見之不勝歡喜，決是不凡英物，囑其母好好撫育。

過了數年，漸漸長成得一表非俗。其父為之延師課讀，四書五經無不一覽成誦，雅不喜八股一道。其師再三相勸，謂欲取科名，須得借此最不堪之物為敲門磚。遂不得已肆力於文章。其時，年紀不過十四歲，所作文章已覺無懈可擊。其師雖欲改削，而已無從下手了。其生平所最喜者，卻是兵書戰策，天文、地理，一切韜略無不精通。其師笑其用功於無用之地，每每勸其拋開，專精於文章一道。無奈心之所好，終不能一日舍之。明年，宗師案臨行文下來，著各府縣先行考試，然後造冊送考。所以每縣書吏往各鄉各鎮去催取文章赴考。

這日，錢塘縣的書吏走到牛頭山左近，想這裡有一家張員外，他們有個兒子，聽得說聰明伶俐，文章早已完篇，正是出考的時候，何勿到那裡去請問一聲？倘能考得一個秀才，我也有些甜頭。當下想了一想，遂往張員外家而來。好得他們是鄉下人家，也沒有什麼管門，故此也不必通報。一逕進去，走到大廳上面，竟靜悄悄寂無一人。只得暫且坐下少待。

停了半響的工夫，方才見屏門背後有腳步之聲。連忙站起一看，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四五十歲年紀的人來。面如滿月，目若郎星，鼻直口方，須飄三柳，相貌甚是清奇。身上穿的衣服亦甚儉樸，真是有道之人的氣概。想來必是張員外無疑，便也不敢怠慢，上前作揖問道：「老丈莫非就是張有材員外麼？」那老者連忙還禮道：「不敢，小可便是張有材。請問老兄貴姓大號，府居何處？下顧蓬茅有何見教？」那書吏便答道：「在下姓葉賤字乾臣，向在本縣當個書吏。無事呢也不敢輕造貴府。只因學憲行文下來，即日將要院試，命本縣考取文章造冊送考，在下因曉得府上的小相公將要出考，為此特來通報一聲，並望老丈書寫一個履歷，待在下好去預備。到了考試日期，在下再來送信。不知老丈意下如何？」張有材道：「原來為此！但是既承美意，本當奉命，無奈小兒年紀尚幼，今年才不過十四歲，恐怕臨時膽怯，獻出丑來，倒是一場話柄。況我們鄉下人家，不過識得幾個字也就罷了，豈能妄想出考這件事！只好有違台命了。」書吏道：「老丈休要客套。在下素知令郎不獨文才滿腹，而且還是武藝過人。若論通縣的讀書人，恐怕還及不到令郎來。此去定然考個頭名。倘因年紀尚幼，這卻盡不妨事。況這考試之事，年經愈小愈好。到了年紀一大，就是個老童生，人家便不希罕了。老丈豈不聞甘羅十二為丞相！令郎比他還大了兩歲，那有臨時膽怯之理！請老丈放心便了。」

張有材被他說得天花亂墜，心裡暗想：「我兒的文章自然是先生說出去的，所以他會知道。怎麼我兒的武藝他都曉得！連我也是今年才曉他在背地裡習武。這倒奇了！」因此不覺一時心內便高興起來，連忙答應了幾個是。遂取紙墨筆硯寫了一個履歷年貌交付與他，並囑托道：「我們鄉下人家，一切考試的規矩卻是一毫不懂，諸事均要仰仗大力代為備辦。事畢之後，不論取中不取中，定當重謝！」那書吏連連答應道：「不論何事，自有在下代辦，不勞老丈費心。在下還要走幾家去，緩日再送信來。就此告別！」有材見他要去，遂向身邊取出一塊二三兩重的銀子來道：「些些茶敬，不恭之至，望乞笑納。」書吏見了雪白的銀子，不覺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在下無功受祿，既承見賜，卻之不恭，只得暫且權領。」說罷，作揖而去。

張有材見書吏已去，連忙走到書房的門口問道：「我兒在哪裡？」文龍一聽，知是父親喚他，連忙走出來道「孩兒在此，爹爹有何吩咐？」有材道：「我兒且隨我父到裡邊來，為父有話同你一講。」文龍答應著，隨即跟了進去。一到裡面，有材坐下，文龍侍立於側。有材道：「我兒你有所不知，適才有本縣的書吏到來說，宗師行文下來，要考選秀才，不日即要縣試。因此為父的將你年貌、歲數並三代履歷一總開了出去，但是為父究不知你文字到底如何，心上覺得有些不放心的，故此叫你進來問你一聲，不知你敢不敢去？」文龍道：「爹爹說那裡話來！自古道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。孩兒年紀雖小，志氣卻大。不是孩兒誇口，任憑你老師宿儒，孩兒還不肯與他並駕齊驅，何況這幾個一般的童生，還怕考不過他則甚！」

有材一聽這幾句說話，俗語說的「知子莫若父」。曉得兒子素來是個好勝的，並不是真真大言不慚，一味驕傲的人。因此心上愈覺歡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為父便可放心。你且去把一切考具收拾好了，專等書吏來送信，便要進城應試。」文龍答應了，自去備辦不提。

果然隔了半月的工夫，那個書吏親自前來送信，說後日便要進場。有材遂相請先生一同進城送考。那先生姓施名穆甫，卻是個宿學，文韜武略無不精通。只因無意功名，隱此教讀。好得文龍又是個天星下降，自然宿慧非凡。此時聽見學生要去赴考，心中也覺得得意。因曉得這個學生是與他長臉的，故此將一切考試的規矩叮囑了幾句，便收拾一同進城，租下寓所。到了進場之後，文龍將幾篇文章呈出，請教先生一看，先生擊節歎賞，決其必定掄元。及至案發，果然考了一個案首。隔不多時又到府裡考試，仍是冠軍。到了宗師按臨後，宗師因愛文龍年輕才美，又把他取入錢塘縣學第一名。因此滿城喧傳張家的小官人，年紀不過十四歲就考了小三元，哪個人家的子弟及得他來！

張有材同施先生歡喜不盡，一同回家祭祖開賀。熱鬧了好幾日方才完畢。卻再三囑咐文龍，叫他用鄉試的工夫。哪知文龍卻不在心上，終日瞞著父親，在背地裡演習槍刀拳棒，夜間把孫吳的兵法，還要細細參詳。看到高興的時節，就把雙鋒寶劍舞將起來。後來被張有材曉得了。問他何故只愛武藝，不把文章放在心上。文龍道：「並非孩兒厭文喜武，只為古人說的，有文事都必有武備，況目今天下的時勢，正是英雄出身之際，若沒有些本領，焉能為國家建功立業，除暴安良！故此孩兒要把文韜武略學得件件精通，庶幾上可以效忠國家，下可以增光於祖宗，也不枉人生一世，爹爹養大孩兒一場。」張有材聽了，曉得他的志氣頗大，非比等閒。況是生他的時候，有些奇異，莫非後來果有好處？故此一任他雙日習文，單日習武，並不拘束於他。

光陰如箭，日月如梭。不知不覺，又過了三年的工夫。其父本要叫他進京去鄉試，因愛子心重，想他年紀不過十七歲，恐怕出門不便，為此不要他去。且待成過了親，然後進京考試也不為遲。因此便擔擱下去。

到了十八歲的時候，替他娶了一房親，卻是本村李姓之女，年貌相當，真是好一對佳兒佳婦。小夫婦又十分和好。有材知道了，更覺得放得下心。文龍也時常到外邊去結交幾個好友。一個姓葉雙名珠雲，卻是粵東省人，僑居於那裡的；一個姓李雙名寶田，一個姓沈雙稱楚材。還有姓梁的，姓朱的，卻都是有名秀才。文龍與葉、李、沈三個最為投契。因這三個人都是文武全材，與自己不相上下，故終日裡不是詩酒文章，定是跑馬射箭，有時同葉、李、沈三個帶了家丁，騎著馬出去打獵，以作輸贏。或遇名山大川，便同葉、李、沈三個講究，哪處可以伏兵，哪處可以屯糧，哪處可以佈陣，哪處可以紮營。談論到高興的時節，便大家比一會武。文龍同楚材膽子更大，凡人跡不到之處，他們兩個人都敢進去，定要把細底尋出，方肯罷休。

一日，兩個人騎著馬，帶了兩個童兒，肩上背著寶劍，腰下佩著弓箭，要想到牛頭山的山套內最深的地方去打圍。剛走進山套裡面，忽聽得呼的一聲風響，驀地跳出一個東西來。楚材眼快，先已看見那個東西似人非人，長有三尺光景，身上遍身白毛，兩隻眼睛竟是閃電一般的模樣。一見了人就掉轉身軀如飛地跑去。楚材忙喊道：「張賢弟，你看這是什麼東西？」文龍也早就看見，忙

應道：「我看這個東西莫非是個多年的老猴孫不成！沈哥哥，我們不要管它，且趕上去賞它一箭，看是如何？」說罷便拎著馬飛也似的趕去。楚材也就拍馬趕上。

兩人看看趕有十餘里光景，那東西總只在前面，莫想趕得著它。回頭看時，兩個童兒已是不見。文龍趕得滿頭是汗，心中異常躁急，便不管射得射不著，忙把那張鐵脂弓拿起，搭上雕翎箭，嗖地一聲，一支箭直望那個東西射去。若論別人的箭，再也休想射著它，只因文龍的箭卻是百步穿楊，賽過養由基射穿七札，自然不偏不倚地向那個東西的肩窩剛剛射個正著。那東西受了一箭，但聽得呀啣一聲。回轉頭來一看，就將所中的那支箭撥在手中，連竄帶跳望深山裡面去了。

文龍聽見那東西竟然口吐人言，不覺駭然道：「沈哥哥，你可曾聽見那個東西竟會說話！想一定是個修煉成的精怪，想這個東西定然留不得。我與哥且去追尋。得能尋著，把它除去，也是除了世間一害，你道如何？」沈楚材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。莫若我們追進山去，尋著它的巢穴，然後剿除如何？」文龍道：「這話正合我意。」說罷，兩個人復又催馬上前。

走了一程，只見那個東西拿著那支箭仍在那裡等著。兩人一見，不覺大喜，重又追上前去。那個東西仍又望前跑去。兩個人約又追了二十里光景，總是看得見，追不上。不意趕了一會，忽見一條長溪阻隔。溪中波浪滔滔，竟是無路可通的模樣。又往四面一看，只見山路崎嶇，重重霧鎖。那馬斷然不能過去。再看那個東西時，只見已在溪之西面。兩個人心裡更覺焦躁道：「難道它能過去，我們不能過去麼！一定要追趕著它，方肯罷休。任憑他到天上去，我們也要追到靈霄寶殿的。」說罷，兩人便各下馬，將兩匹馬拴在一棵大鬆樹上，然後兩個人沿著長溪七高八底地走去。果然山路難行，幸虧兩個都是習練過輕身法的人，所以尚不費力。及至轉過長溪，那東西又是幾跳，轉了幾個彎就不見了。兩人忙商議道：「那個東西既然不見，定必它的巢穴就在此間。我們不來便罷，既來了，定要看個水落石出。只是再沒有可通的路，這便處？哎！有了，我們且慢慢的尋將過去，看是如何！」因此兩人復又依著山路尋去。

尋了一會，看見黑黝黝的一個大洞不過一二尺寬。兩人大喜！俗話說的「藝高人但大」，也不顧什麼進得去進不去，仗著自己的武藝，便一直走將進去。走了有一二里光景，便覺漸漸的寬闊。上面透下亮光來，照得石筍玲瓏剔透，筍上蘚斑五色俱備，陸離可愛。又有涼風陣陣吹來，沁人心脾，爽快無比。兩人正自得意，忽然又漸漸地洞口收小，天光隱滅不見，轉覺得陰氣逼人。意欲轉身出來，又不捨得。兩人乃摸著石壁，一步步地走將進去。耳朵邊但聽得錚錚淙淙，似有銅壺滴漏之聲。原來便是山澗上的瀑布，滴著石壁，故而有此聲音。兩人滿心疑惑，不知不覺地又走了幾步，忽然驀地裡又聽得那邊似有人打呼之聲。兩人吃驚道：「那邊大約是野獸的巢穴，倒要大家留心，不可魯莽，省得吃那野獸的虧。」兩人走著路側耳細聽，不意刺斜裡呼的一聲，一件東西直攔過來。楚材急起一腿，那物大叫一聲，在地亂滾。更有許多東西亂竄出來，不知是何野獸。

正在慌張，覺得眼前一亮，方才看得清楚。原來是一群極大的野豬，還有無數小野豬，橫衝直撞地過來。將要近身，那只跌倒的野豬也爬起來，一同上前亂咬。文龍慌把身子一低，兩手用力一分，那幾只野豬就直跌地過去。楚材早已撥出寶劍砍倒了幾只，那幾只小野豬便沒命地飛跑逃去了。楚材方把寶劍入鞘，同著文龍一同向前而走。約又走了一百餘步，忽看見一個月洞一般的大窟窿。兩人慌忙躍出石洞，仔細一看，竟是另有一天世界，不覺大喜。但見：

蒼鬆蔽日，翠柏成林。蒼鬆蔽日，高不高頂接青雲；翠柏成林，大不大根連地軸。

峰巒層壘深深現，洞壑參差處處幽。遠觀瀑布，傾岩倒峽若奔雷；近望天池，躍浪翻波騰紫霧。

滿山頭，琪花瑤草；遍峰巔，異獸珍禽。裝點山容，花石翠屏如錦鄉；調和仙樂，疏相叢竹塞笙簧。

真是青黛染成千片石，絳紗籠罩萬堆煙。

兩人看了半響，說不盡山中的景致。曲曲折折走了一回，楚材猛可地驚訝道：「我看這座山竟非凡境。莫非我兩人到了仙山不成！張賢弟你看如何？」文龍道：「我也有些疑惑。且不要管他，走過去細細地遊玩一回再作道理。」楚材道：「賢弟說得有理。」說罷，遂一同走上前去。約有一里光景，忽見一條石橋。兩面石欄都像玉一般的光潤。上得橋時，即望下面一看，卻見一道山溪。水裡有無數活潑潑的金魚，在萍藻左右唼喋。金魚頭上卻都像有角的模樣。

兩人心中愈覺奇異，再往橋下走時，隱隱看見一座洞府。卻也都像是白玉做成的。兩人慌忙上前細看，卻見洞門之上有個匾額，寫的是「驪珠洞」三字。兩扇石門卻都開著，地下潔淨非凡，不像沒有有人在內的光景。意欲進內，又恐裡面或有妖魔邪怪，要吃他的虧。兩人遲疑了半晌，畢竟文龍乖巧，忽然醒悟道：「哥哥，我們不要去管他。這個所在，一定是大羅金仙的洞府。若是妖怪的巢穴，斷不能有這等清幽的。」楚材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總是小心為要。」這句話還沒有說完，早看見第二重的石門上插著一支箭在那裡，忙道：「這不是賢弟的箭麼？」

文龍一看，果然就是方才射那東西的那一支箭，不覺吃了一驚。正欲進去細看，忽聽呀地一聲，見裡面走出一個青依仙童來，問道：「兩位壯士莫非就是張、沈二位麼？家師知道貴客臨門，特著我出來相請。」兩人內心更覺暗暗吃驚，轉念道：「什麼，我們的姓他們早已知道！」還是進去好不進去好？倒有些遲疑不決。那仙童道：「二位不必多慮。家師在此修煉已有數千餘年，從無凡人能到這裡。二位到此，也是有緣。請進裡面去吧。」

二人見他說得暢快，也不敢多言，只跟著他進去。到得裡面卻見方才那個東西蹲在那裡，細細一看，卻真是一隻老白猴，生得火眼金睛，卻用一條黃澄澄的練子鎖在一根白玉柱上。一見他們進去，便望旁邊一閃。文龍驚訝道：「這個猴子既然好好地鎖在這裡，怎麼我們方才追趕的就像是它！這倒有些不懂了。」童兒道：「這自然有個緣故。二位見了家師，自然明白。」兩人唯唯，復又跟他進去。又進了一重石門，卻見珠簾高掛，香霧騰騰，簾子裡面正中間有位道裝打扮、童顏鶴髮的仙長，閉著雙目，坐在蒲團上面。兩旁站立著無數仙童，卻都有些仙風道骨，不像等閒之輩。兩人知是遇著真仙，不敢怠慢，忙把衣冠整好，趨進簾子，一齊跪下道：「弟子沈楚材，弟子張文龍，參見仙師。願仙師聖壽無疆，萬壽無疆！」說罷跪在地下，不敢起來。

那仙師睜開雙目道：「兩位郎君休得多禮，請起來！」兩人方才立起道：「弟子等今日得睹仙顏，實出萬幸！不敢動問仙師法號，可否示知，以震俗耳？」那仙師道：「貧道本是戰時的魯仲連，最喜與人排難解紛。後來，因見世事難為，意欲蹈東海而死，不意到得東海，即遇異人傳授服氣煉形的口訣，故數百年後，即登仙彖。因愛此山與世隔絕，故此遁跡於此，已有數千餘年矣。因知二位郎君異日都是國家梁棟，故遣白猿相引到來，有天書三卷，傳授二位郎君。將來一生福祿，盡在此書上面。」說畢，便從袖內取出三卷天書。翻出看時，上面都是鳥書云篆；又從身邊取出一個葫蘆，倒出兩粒小小的金丹，分換兩人道：「服下此丹，便能識得此書。」兩人慌忙接來吞下。再偷眼看那書時，不知怎麼竟像是哪裡見過的，上面的字便都識得。

仙師遂將天書交付兩人道：「這三卷天書，上卷觀天文，下卷察地理，一切呼風喚雨，都有符咒在內。中卷是行兵佈陣玄妙陣圖，均可照此擺演，都有神鬼不測之機。若有敵人進陣，便可生擒活捉。惟殺戮一事最宜斟酌，毋造次而行，以傷上天好生之心。這下卷卻不可妄用。實在萬分不得已時，方可用之。因裡面都是請神召將的法術，若多用時，便恐褻瀆天神，自取罪戾，反為不美。故宜鄭重為要。而且這三卷書，只准你們兩人誦讀，不能再與他人知道，以免泄漏天機。只等功名成就時，我再來度你兩人永證仙班。你們就此去吧！」

兩人慌忙跪下，接受道：「謹遵仙師法旨，但弟子們還有一言冒昧。」不知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